



诗人云逢鹤近照 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

沧海一甲子 痴心谱诗篇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魏如松



日前，中国作协向诗人云逢鹤颁发了从事文学创作60周年荣誉证书。60年一甲子，投身诗歌创作60余载，无论是在粤北崇山峻岭间，还是在椰岛蓝天丽日下，诗人以诗言志，坎坷跌宕，百折不回的情怀令人感慨。近日，记者有幸采访了这位早在1940年代就开始发表诗歌作品的诗人云逢鹤先生。

对诗的兴趣最早始于古体诗

云逢鹤是海南文昌人，1928年出生于海口，因父亲工作的缘故，他从幼儿时代便在广州接受教育。

云逢鹤告诉记者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的很多章节，他都可以背下来。1938年，日本侵占广州，云逢鹤父亲所在的广东省银行搬到了粤北山区。为了躲避战乱，云逢鹤和母亲逃难到了香港。这里的学校要求学生背诵古文，云逢鹤在香港读书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。

“小学还没毕业，父亲派人接我和母亲到广东连县。我在连县念初中，老师要求学生用文言文写文章，由于在香港读过一些国学书，我写的文章总能得到老师表扬。”云逢鹤说。

在连县家中，书柜里摆放着国学书籍。少时翻看这些典籍，云逢鹤被书中的内容所吸引。

诗人李白《将进酒》中的诗句打动了云逢鹤：“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……”诗句太美了，我把它熟记于胸。当时用粤语念书，父亲粤语不太好，他就问我念的是什麼，我说背《将进酒》。父亲很高兴，因为这样的诗很符合他的审美要求，对我大加表扬。”

“对诗歌的兴趣，最早始于对古体诗的兴趣。”云逢鹤说，“从学校借来《宋词选》，对李后主的词感兴趣，虽然那时并不十分理解，但总会在周记里记下问老师。”

口号式的诗歌我不爱读

云逢鹤高中读书在连县粤秀中学，学校经常闹学潮，据说还发生过鼓动农民抢国民党粮仓的事件，这个学校被许多人称为红色学校。

粤秀中学的学生活动被地下党控制，“每天放学，学校的歌咏团一定要唱抗战歌曲。当时高年级同学很愿意接近我，给我讲国民党不合理的社会制度，我自己也受他们的影响。

云逢鹤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，读马列主义初级读物，《大众哲学》《经济学入门》等书籍成为必读书目，“那时，学校也有三青团员来调查我们读什么样的书，但个别三青团员在这个学校是孤立的。”

粤秀中学有自由学府之称，进步学生特别羡慕这个学校，云逢鹤回忆说，“同学们在这里探讨抗战，讲共产党抗战最坚决，国民党则在战场上节节败退。当时，对我们影响较大的是东江纵队，有几届进步同学未毕业，就到东江纵队去。”

在粤秀中学读书时，云逢鹤开始写新诗。起初，是学习报纸副刊上的新诗，“这些诗歌很能打动我的感情，‘白杨花飘落的时候，囚室中还有未归的人。’这些新诗，政治倾向是进步的，我开始模仿写。写好后，所写的新诗经常得到老师表扬。”

当时，读书会的党员看到云逢鹤喜欢文艺，送给他一份《文学学习提纲》，“我第一次懂得文学还有阶级性。当时，我不喜欢那些口号化的文学作品，即使后来回到广州念大学，我也坚持这样的观点，诗歌作品必须要能感动人，政治口号式的作品我不爱读。”

云逢鹤回忆，他当时看过一本杂志，在头版刊登诗歌《广州人起来》，诗中写道：起来，广州人。广州人，起来。起来，起来。“我看完就觉得这个不是诗歌，是口号，很不喜欢。”

七月派的诗歌最能打动人

1945年，日本人投降，云逢鹤回到广州，考取中山大学先修班。这时，云逢鹤开始接触一些作家，特别是七月派的作家。

云逢鹤告诉记者，“我喜欢七月派的诗歌，这些作品感情上冲击人，政治上要推翻黑暗统治，很能打动我。”

“‘在今天，在中国，没有更高的企求，能够唱歌最好，能够哭泣也好，能够骄傲地活着最好，能够不屈地死去也好。’我很喜欢这样的诗句，与口号化的诗歌完全不同。”云逢鹤说。

1945年6月，云逢鹤在高中三年级时参加革命，在地下党单线联系下从事革命学生运动，“有些愿意到游击区去的同学，条件成熟时，我就会通知他写下个人的全面历史，再送给组织审核。审核通过，就可以到游击区去。”

读大三时，云逢鹤曾被国民党政府以“匪谍”罪逮捕，被关进广州警备司令部，入狱3个月。当时被捕的原因，是云逢鹤高中时的一位同学叛变革命，向国民党广州党部告密，说云逢鹤与在中

学时曾被邀参加东江纵队，会知道当年参加东江纵队同学的情况。后经家人多方施救，云逢鹤才得以出狱。

两次焚稿的“大海诗人”

广州解放后，党组织派人恢复了与云逢鹤的联系。当时广州南方大学准备招生，云逢鹤便到南方大学所办的预备班，一边学习，一边参加培训。

南方大学还未毕业，海南岛解放了，云逢鹤被调回海南，在军管会参加接管工作，其后在海南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海南计划委员会担任计划科负责人。

1957年，云逢鹤被错划为“右派”，受到撤职降级处分，下放到海南机关干部农场参加劳动。

“1962年，摘下‘右派’帽子后，我被调往文昌担任中学英语教师。文革中，被指责所写诗歌‘内容陈旧，值得追查’。后来在抄家风中，我把自己的书稿都烧掉了。”云逢鹤说。

之前，云逢鹤还有过一次焚稿经历，“那是在被逮捕前夕，有些写下的文字是可以被证为‘蛊惑人心’、‘为匪张目’的。当时年少气盛，总觉来日方长，‘不朽之作’还在日后，不懂得这些幼稚的语言在个人生命史上的感情意义，否则，将它转移托管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。”

焚稿时，云逢鹤并不把它算作一回事，只是到了今天，才觉得伤痛，“尤其是烧了1949年前的那些少年之作，实际是毁了青春赐给我的一件值得终生留念的珍品。”

“1983年海南大学成立，我在党委当办公室副主任，分管宣传工作。几年后，海南大学分别成立组织部和宣传部，我便成为海南大学第一任宣传部长。”云逢鹤说。

1986年，一位诗友将一批海南诗人的诗稿带到北京，向对中国新诗发展有过深刻影响的老诗人臧克家先生求教。出乎意料之外，很快就收到了臧老的回信。信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云逢鹤同志的作品我比较喜欢，我已介绍给《诗刊》，请他们斟酌选用。”

这时，臧老已八十多岁，云逢鹤感奋不已，“随后，《诗刊》的编辑与我联系，选了我的一组诗，发表在《诗刊》。这是我在《诗刊》发稿的开端。”

回顾自己60余年的创作经历，云逢鹤坚持自己的诗歌创作理念：“诗歌创作应以情为本，以意为宗，以语言为其表达的形式，诗人孜孜以求的，该是这种情与意与语言的美的结合。”

云逢鹤的诗友很多，曾给予其评介的前辈作家有牛汉、曾卓、辛笛、罗门等，他们的评论发表在国内外各地，云逢鹤被七月派老诗人胡征誉为“大海诗人”。

在云逢鹤《人·鬼·神》这部诗集中，收录有《小鸟》一诗：“蓝天上/飞来了/一只自由的小鸟/一路阳光相送/近了，近了，更近了/溶入我心中/我心中/飞出了/一只希望的小鸟/去将阳光追逐/远了，远了，更远了/进入无垠的太空……”作家牛汉评价这首诗歌，是从作者心灵里用心血孵化出来的一只飞翔的精灵：“它们只不过10几行诗，但是要想生成这样一首小小的诗，我深深知道，其难度无异于创造一个人间从未有过的生命活体。它在诗人的心灵里究竟孕育了多久时间，诗人如何捕捉到这只叫做‘自由’和‘希望’的小鸟，恐怕连他自己也难以说清楚。”

“台风已经过去/整个季节/我们收获了水”，云逢鹤创作的《水》这首诗，富有哲理的头三行诗，同样得到牛汉的赞赏，“苦难已经过去，我们一生收获了一首首沉甸甸的诗。诗和水都是永恒的，永远不能背弃它。”

一如诗人朱先树所说：“云逢鹤的诗，虽然也重语言形象的美，但那应当是属于朴素的追求一类，而并非华彩一族。这是因为，他在创作中更注重的是内在质的追求和表现，也就是重在思想的深沉与深刻，从而给人以启迪和美的享受。这一点在他的全部创作中，虽然跨度几十年时间，脉络却是十分清楚的。”



云逢鹤先生曾在《诗刊》、《人民文学》发表诗作。
海南日报记者 王凯 摄